

## 跟着上帝去流浪

——近代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活动研究

刘少航\*

慈善活动是哈尔滨犹太社区运行的关键环节。哈尔滨犹太人的慈善实践遵循犹太教传统,也体现出鲜明的近代化特点,由最初由会堂主要承担慈善实践到成立了一系列高度专门化社会福利机构,个人慈善事业也迅速发展。哈尔滨犹太社区对社区外人群有过诸多善举,慈善实践包括救济一战来华的犹太难民、援助苏联国内大饥荒、帮助哈尔滨市民应对水灾。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活动也有维持犹太认同和争取生存环境等的多重面向。

在近代中国犹太人历史上,哈尔滨犹太社区是仅次于上海犹太社区的第二大犹太人聚居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一度是整个东亚犹太人最大的活动中心,犹太人对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哈尔滨犹太人历史的研究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为代表,整理挖掘了一大批犹太人档案资料和历史遗迹,通过调研和访谈得到了大量的口述史材料,为哈尔滨犹太社区研究做了基础性和开创性的工作,研究内容包括:哈尔滨犹太人政治宗教活动、重要人物史实梳理、金融和工商业活动、外交活动、社会文化生活等。<sup>①</sup> 哈尔滨犹太社区的鼎盛发展时期不仅是犹太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也是

\* 刘少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① 研究成果有: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张铁江:《解开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志军、李薇:《20世纪上半期哈尔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王志军:《论20世纪上半期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交往及启示》,《学问》2016年第5期;齐永光:《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活动及其遗存》,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王允雪:《20世纪上半叶哈尔滨犹太妇女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张铁江:《近代哈尔滨的银行业与犹太人》,《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6期;韩宇:《20世纪早期哈尔滨犹太教与东正教慈善事业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在犹太价值观念及责任共享原则基础上多种慈善福利活动开展新时期,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的列文拉比<sup>①</sup>曾说过:“以色列民族有很多儿女,但哈尔滨使其相形见绌。”<sup>②</sup>犹太人是具有本能式慈善精神和悠久慈善传统的民族<sup>③</sup>,慈善活动是研究近代哈尔滨犹太人的关键问题。纵观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对哈尔滨犹太人慈善活动的研究并不深入,还停留在事件的描述上,且研究时段多限于当代哈尔滨犹太人后裔的善举。本文选取慈善活动实践的视角,以施善对象的不同将哈尔滨犹太人的慈善活动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并放在历史的视野下去考察,揭示出哈尔滨犹太人慈善活动的多重面向。

## 一、面向犹太人内部的慈善活动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同样经历了从中世纪向近代化的转变过程,慈善活动的实施也不同于传统时代,发展出与传统精神相一致新的慈善形式,慈善的概念逐渐被社会福利、社会服务所取代,慈善的结构发生变化,新型的高度专业化的机构产生了,慈善表现为由公民责任感驱动的越来越专门化、常态化、世俗化、非个人的行为,并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近代以来在哈尔滨聚集的犹太社区所进行的慈善实践也显示出了这一由传统向近代的变化。

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活动最初由会堂执行。哈尔滨大多数的会堂是由来自西伯利亚的犹太人建立的,他们长期与俄国人生活在一起,受俄国东正教习俗的影响,尽管他们有强烈的犹太宗族认同意识,却对犹太人的传统习俗和宗教戒律知之甚少。他们没有制作逾越节无酵饼施舍穷人的犹太人传统,但他们会事先准备好纸张,让那些愿意捐助之人在上面写下他们的名字,上面有醒目标题:“向贫困人捐助——为逾越节捐助一个红鸡蛋”,这样,他们私下里就可以用红鸡蛋换取面粉。<sup>④</sup>但是,同其他会堂主管相比,西伯利亚犹太人会堂的主管在征集援助物时要艰难得多,因此哈尔滨犹太社区慈善兴起的时候并没有得到社区内成员的积极响应。

为了改变慈善活动不积极的状况,哈尔滨犹太社区成立了一系列专门的社

① 后来被任命为天津拉比。

② [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③ 参见纪银平:《犹太教的慈善理论及其实践》,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纪银平:《犹太教的慈善观及其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借鉴意义》,载傅有德、黄福武主编《犹太研究》第4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肖洪:《犹太人慈善与互助精神思考——以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为例》,《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第3期。

④ 参见[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2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会福利、社会服务机构,主要是医院和学校。1920年,哈尔滨犹太人已增至2万多人,其中不乏衣食无靠、疾病缠身者,有鉴于此,哈尔滨犹太社团成立了犹太贫病救济会,其宗旨是为贫病者提供免费医疗,并在必要时给予物质援助,贫病救济会设立犹太医院建设基金,并为此开展了募捐活动,犹太医院于1930建立起来。<sup>①</sup> 犹太医院没有信仰和种族歧视,所有病人在这里都被接纳,病人如果不能支付住院医疗费用,只需象征性地支付一点费用就可以接受治疗,而特别贫困者则可以接受完全免费治疗。<sup>②</sup> 除犹太医院外,还有“病人之家”这样为慢性病人和病弱者所设立的机构。<sup>③</sup> 在煤矿巨头斯基德尔斯基兄弟的鼎力支持下,塔木德—托拉小学于1920年成立,后塔木德—托拉学校易名为“犹太国民小学校”,并成为哈尔滨教育当局认可的教学机构,针对一些贫穷的犹太学生,有社区奖学金帮助他们负担学费。<sup>④</sup> 社区还有一个资料丰富的犹太图书馆,收藏有会员捐赠的珍稀书籍、锡安主义文学和世界文学名著,文学、意第绪语、戏剧和音乐课程都可在图书馆找到,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古老、规模最大的犹太图书馆。<sup>⑤</sup>

随后,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活动越来越呈现出高度专业化的趋势,创办了许多为不同需要的人提供不同服务的机构,慈善方面的工作由专门的机构负责,或者由受过培训的有薪水的专业人员监督管理。

在犹太养老院,老年人可以接受来自社会的包括药品在内的医疗上的关照和呵护,医生定期来到这里对老年人和病弱者进行巡诊。<sup>⑥</sup> 1903年创办的犹太丧葬互助会是完全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在互助会内除了组织者可收取一定报酬外,其他人都是自愿为社区服务的。日俄战争时期,犹太丧葬互助会埋葬了很多阵亡在中国东北的俄军犹太士兵。当有犹太人去世时,犹太丧葬互助会动员和组织志愿者参加洗礼仪式,做埋葬前的准备工作,即使死者孑然一身,犹太社区也确保一定会有集体祈祷仪式,如果逝去之人贫穷困顿,他们的家属也不必为埋葬地和墓碑支付任何金钱,这两笔费用都会由社区捐助,每一个去世的犹太人,无论贫穷还是富裕,他们墓葬前都会有墓碑。<sup>⑦</sup>

犹太妇女慈善会的主要职责是搞好社区福利事业及对穷人进行职业培训,使这些人能够自力更生,减轻社区的负担,为此犹太妇女慈善会出资为工匠

① 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② 参见[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第37~38页。

③ 参见[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第36~37页。

④ 参见[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第25~29页。

⑤ 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第214页。

⑥ 参见[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第36~37页。

⑦ 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第210页。



购买工作工具,帮助他们建立手工作坊,为乳品场购置奶牛,帮助欲离开哈尔滨的家庭。除此之外,还向贫穷的家庭供应木材和煤炭,向领养孤儿的家庭、年老及生病之人提供养护费,向一些处于窘境,尤其是困顿中的待嫁女孩免费匿名提供一些结婚费用。1906年,犹太妇女慈善会慰问并救助日俄战争中负伤的犹太士兵。犹太妇女慈善会也积极参与教育活动,创办了夜校,向学生提供综合教育、打字和外语,出资安置想学习一门手艺的学徒。<sup>①</sup> 哈尔滨“维佐”(WIZO,即“以色列妇女俱乐部”)成立于1922年,是另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慈善机构,主要活动是筹集资金满足社区的各种需求,还建立了一个幼儿园,也向寡妇和孤儿免费提供施舍物。<sup>②</sup>

随着犹太人在哈尔滨商业上的成功,哈尔滨犹太社区的个人慈善事业发展很快,捐赠活动不断,出现了一批“福利大亨”。斯基德爾斯基兄弟经营着在当时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煤矿,他们成为哈尔滨犹太人社区最慷慨的捐赠者,除了建立塔木德—托拉学校外,还资助了“马卡比”青年运动,大部分犹太学生假期在他们那里工作以赚取生活费用。两兄弟是音乐爱好者,他们赞助着当时哈尔滨享有国际声誉的音乐团体“弦乐四重奏”和格拉祖诺夫高等音乐学校。索斯金三兄弟每年都在马迭尔宾馆召开一次舞会,人们冠之为“索斯金舞会”,所有来自舞会的收入全部捐给社区福利机构;每一位寻求贷款担保的犹太人都可从他们兄弟那里得到帮助,当借贷者拖欠贷款时,索斯金兄弟就会为他们偿付债务,以至于银行宣布拒绝接受索斯金兄弟担保,因为银行不想起诉最富裕的客户。另外,“福利大亨”还有哈尔滨“贝塔”活动主要资助者列夫·齐克曼,捐献养老院、病人之家和免费食堂大楼的约瑟夫·拉比诺维奇,捐地建立犹太医院的纳芙塔琳娜—约菲夫人,捐助建立犹太中学的明德列维奇等等。<sup>③</sup> 在个人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哈尔滨犹太社区成立了名为“匿名捐助”的机构实体,目的是向贫穷者提供无息贷款,尽管贫穷的人数不断上涨,但任何一个申请人都没有空手回家。<sup>④</sup>

## 二、对犹太社区外人群的慈善活动

“平等地对待外邦人”是犹太慈善的特征之一,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实践不只是将自己的福利实体机构开放给社区之外需要救助的人,在国际形势动荡

① 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第199页。

② 参见[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第31页。

③ 参见[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第68~73页。

④ 参见[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第31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的大环境下,他们接纳并安置国际难民,甚至主动地开展跨国的救助行动,社区外的中国人遭遇重大灾害的时候也组织专门机构救灾和善后。

## 1. 对国外犹太难民的帮助

在没有国际组织援助的情况下,哈尔滨犹太人社区接纳了大量犹太难民。为了帮助难民,在社区领袖们的组织下,富裕犹太商人被动员起来慷慨解囊,生活并非殷实的社区成员也都力所能及贡献了力量。在此基础上,社区建立了许多援助难民机构。

1914年,由哈尔滨犹太社区领袖考夫曼等发起,哈尔滨犹太人开会讨论救助一战期间欧洲难民问题,成立了救助欧战难民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战争期间,哈尔滨犹太社团的成员每周需捐出一天的薪水,作为救援欧战难民基金,并选举组织委员会,开展捐款救助活动。1915年,第一批欧战犹太难民辗转来到哈尔滨,哈尔滨犹太社团救助欧战难民委员会组织难民救济所,设立临时诊所进行医疗救治,并成立免费食堂管理委员会,在难民救济所开办免费食堂向难民提供热午餐,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来免费食堂的70%是犹太人,但俄国人和中国人也可以到此求助,后犹太免费食堂管理委员会改组为社会救济委员会。1917年,哈尔滨犹太社团救助欧战难民委员会和移居巴勒斯坦促进协会发表呼吁书,呼吁哈尔滨犹太人紧急捐资救济来哈的犹太难民,为救助欧战难民募捐达9.5万卢布。而且,哈尔滨锡安主义组织还为巴勒斯坦、波兰、立陶宛的战争难民举行捐款救助活动,共募集捐款2.2万卢布。<sup>①</sup>

## 2. 对苏联饥民的救助

十月革命后,许多身份不明的女孤儿来到哈尔滨,犹太妇女慈善会就建立了一个女子职业学校来安置她们,主要教授她们村舍建筑手艺、缝纫和刺绣。

在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犹太人向遭受饥荒的苏联人民提供援助。1921年,经历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的苏俄已元气大伤、贫困不堪,又逢灾年,粮食减产,人民处于饥饿之中。消息传来,在考夫曼的领导下,哈尔滨各界、中外各个民族47个群众组织发起成立了万国救济苏俄饥民协济会,主要任务是集资和统筹食物,并在中东铁路沿线各站成立分会,积极开展对苏俄饥荒中人民的救助活动。哈尔滨犹太社区积极参与了协济会的活动,犹太社区领袖考夫曼担任协济会主席,在万国救济苏俄饥民协济会组织报告、发表演讲、发行慈善券、举办捐款周和义演,还出版了《饥荒》日报,广泛散发,呼吁捐款,并在各商店实行用慈善券找零;铁路职工联合会成员捐出月收入的5%,影剧院、杂技团

<sup>①</sup> 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第212页。



也将演出收入的 10% 捐献赈灾。为帮助寻找失散的家人及移民到哈尔滨的亲属,远东情报局在哈尔滨成立了。任何人只要提出申请,情报局就会提供帮助。苏联、中国和日本都有此组织的分支,其协助范围扩大到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受害者,而且没有宗教和国籍限制。仅 1921 年 10 月初,万国救济苏俄饥民协济会就为苏俄灾区乌克兰等地发送了 15 车皮小麦,10 车皮精粉,1 车皮可可,4 车皮糖茶、衣物和药品,运去了 1.2 万卢布,对逃难来哈的苏俄灾民、儿童,协济会也精心地安排了救助。1921~1924 年,哈尔滨万国救济苏俄饥民协济会共向苏俄运送粮食、衣物和药品 14 列火车,为苏俄救助灾民、恢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①</sup>

### 3. 对中国灾民的救助

1932 年 8 月,哈尔滨遭遇松花江大水灾,产生 10 余万水灾难民。犹太社区领袖们将大家组织起来,向处于困境中的家庭供应面包和水,组织犹太慈善医疗队,医生们义务提供医疗服务和紧急救护,志愿者们为老弱病残灾民从免费食堂带来了食物。为救济水灾难民,哈尔滨犹太社团在拉维科维奇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救助水灾难民委员会。在哈尔滨的各犹太社会团体、组织的代表参加了救助水灾难民委员会。哈尔滨犹太社团救助水灾难民委员会成立了总指挥部和很多小分队,参加站岗护堤,救灾抢险,救助老弱妇孺,为灾民募集捐款、解决临时住宿、发放衣物和食品,并帮助灾民修复住房、生产自救,做了大量的工作。水灾过后,居民饮用水已被污染,地方霍乱肆虐,救助水灾难民委员会立即成立防治霍乱小组,在考夫曼医生的带领下采取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控制疫情,不过由于霍乱患者众多,直到当年冬天靠着严寒天气才最终克服了疫情。<sup>②</sup>

## 三、历史视野下的哈尔滨犹太人慈善活动

慈善是一种犹太伦理,对他们而言这不仅仅是宗教义务,慈善的信条是犹太人遵守其他规约的基础,这与犹太教注重日常生活的躬行践履是分不开的。近代以来,在“公义”基础上的物质帮助是犹太慈善的主流。与世界各地犹太聚居区的情形相似,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做法符合犹太传统,同时也是与近代慈善活动嬗变相结合的。

从哈尔滨犹太社区的具体运营来看,依照成员的收入征收累进税,富裕成员交纳税收要高于低收入者,社区用这笔税收来支付机构行政开销、维系社区生存和运转,但资金的主体用于福利机构。当富人去世时,他的家人则必须为其支付

<sup>①</sup> 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第 365 页。

<sup>②</sup> 参见[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第 80~82 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许多费用,费用的20%用于埋葬,剩余的80%用于犹太社区各种福利机构的开销。当一个犹太人去世时,如果他没有留下遗嘱,那么,他的所有财产将会转交到社区之内,这就是犹太社区拥有众多房产的原因所在,房屋出租后,社区还可以收取大量的租金。社区活动资金来源主要就是税收、丧葬互助会的收入、社区继承的财产、人们的捐助物和社区会费。除了社区的会费,社区成员捐献一些称为“代替鲜花”之类的物品,用于在节日里彼此赠与对方作为会面的礼物,这些也成为社区资金来源的一部分。

我们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哈尔滨犹太社区慈善活动对于犹太社区存在的意识形态属性。

哈尔滨社区的主要使命包括确保远东社区继续与以色列区保持紧密联系、保存犹太价值观、推动互助和保持犹太习俗,筹款捐款不仅具有慈善的功能,还是促使犹太人能够群体连续的方式,演变成一种犹太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重要身份认同。换言之,慈善是犹太社区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犹太社区实行自治运营,或者说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型的、强调人性和犹太价值观的、有社会意识的独立王国。<sup>①</sup>这使得哈尔滨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明悉,无论是疾病、孤独无助还是年老,他们都能够得到关照,都知道他们会得到来自社区的社会支持和保护,没有一个犹太人挨饿,无处可居,每人都有老年保健医疗,没有犹太儿童因资金不足而无法上学,并且拥有社区提供的奖学金。

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活动在与社区外的互动过程中,为犹太社区赢得了更为有利的生存环境。由于免费食堂和犹太医院的大门对所有人开放,任何需要帮助之人都可以自由进出,免费食堂和犹太医院这两所机构为当时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们不但为犹太社区增添了光彩,而且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美誉。在反犹太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大多数俄国人不是反犹太主义者,这一点或许是最好的解释。

犹太慈善在中国的实践过程必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限制,哈尔滨犹太富商们的捐赠行动就被日本势力深入东北后的重税所影响。日本入侵东北之前,政府只征收关税和邮费,而没有收入所得税,贸易是相对自由的,对外币也没有限制。但是,随着日本人的到来,哈尔滨这个“经济天堂”开始消失了,因为日本人不但引进了收入所得税,而且取缔了持外币进行贸易的规则。到达中国后,日本人就通知犹太业主们,日本人是他们合作发财的伙伴,而实际结果上,许多犹太人的生意受到这些规章制约而前行乏力,慈善活动捐赠筹款的力度大不如前。

① 参见[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第20页。



关于近代中国的慈善问题学界有过很多讨论<sup>①</sup>,如果将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活动与中国的慈善活动作一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东西方的慈善走向是殊途同归的:慈善主体上,犹太慈善和中国慈善都以民间团体和个人行为为主;慈善动机上,利他主义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能排除“利己”性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救助行为中的作用。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无论东西方,利他式的利己主义才是慈善活动长盛不衰的基本动力。

<sup>①</sup> 参见夏明方:《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慈善》,2016年11月30日《中华读书报》。